



監本文字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二十六

總錄部七十六

品藻

傳曰擬人必於其倫古之作者以嘗不靈機內照精鑒外部詳
識人物區別淑慝或察言而知行或因詩以見志或窮居而表
其操或目擊而辯其道乃至哲人既往遺風可挹標舉推引形
容摹擬明其志行之所趣用俾方來而取法斯聖賢之深旨也
春秋之時襄貶尤著尼丘聖師其論博矣子輿著書亦頗商榷
厥後孟監列九等之序汝南有月旦之評皆是物也歷代而下
話言靡絕蓋子貢方人夫子稱其不暇者誠以賜之多言也在
於品題銓度取資為監夫豈有過哉

賈季為晉大夫奔狄狄相鄆舒問於賈 曰趙襄趙盾孰賢對

曰趙襄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管仲為齊相既寢疾桓公往問之日仲父之疾甚疾若不可諱

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

之為人何如管仲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子之不

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以其道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

善而惡惡之已甚已大也言增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

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不門好上識謂行臣

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

有能服人者也以善人亦生勝已之心故不服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

也于國有所不知政于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若皆知之則

不勝任而敗朋能有所不智故可以移政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

忘其家事君不貳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弊握路之家五

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握持也或有舉齊國之弊持與路旁之家五十

室言其大事而且亦顯此皆自言主司朋能不于預而疆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地之天不容載故曰大仁哉其

乎朋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曰二參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

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矍謂有所驚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

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甯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

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

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對曰鮑叔之

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誣不能為國賓胥無之為人好善而不

能以國誣甯戚之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甯戚善於農植貪於積聚不能知足

而息孫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點其所陳言既見信用尚不能點凡此四子皆於

能太過不能每時屈伸故國不能且聞之消息滿虛與百姓誦信然後能以國寧

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

嘆曰天生之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為生哉言朋亦將隨已早亡不得

文理齊政故哀嘆言比先知未然夷無所以稱聖也

趙孟為晉大夫自宋遂過鄭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西

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從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

請皆賦以卒君既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詩既

召南日未見君子憂心仲亦既恩既見止亦既觀止無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

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子

伯有賦鶉之賁賁鶉賁之賁詩庸風衛人刺君淫札鶉鶴之不若義取人之無從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

趙孟曰牀笄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茅蕘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笄之言孟西賦黍苗之四章詩小

雅田章田肅肅謝叩趙伯營之烈烈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推善於其君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既見君子其樂何如

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燕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親許也

野有蔓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趙孟曰吾子

之惠也大叔喜於相遇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詩曰無以太康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識思其君好樂好樂無荒

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義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瞿不荒所以保

家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趙孟曰匪交

匪教福將馬往此桑扈詩卒章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

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

之以為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偁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為賓榮

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

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

忘降謂賦草蟲我心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荒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以民安不

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宜乎孔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

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又曰晏平仲善

與人交久而敬之齊大夫謚名晏又曰藏文仲居蔡藏之中魯大夫臧孫辰文

謚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山節藻梲節者栝也刺鱗為山松音葉為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

何如其知也非時人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

或人見孔子小之以謂之大儉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三歸娶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

國君事大官各有大夫兼并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為儉然則管仲知禮乎儉或人問不儉便謂為得

禮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

管氏亦有反玷反玷反爵之玷在兩楹之間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弊之若與鄰國與好會其獻酬之禮更

畢則各反爵於玷上今管仲皆僭為之又曰孰謂微生高直微是是不知禮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姓名高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乞之四鄰以應求者又曰魯人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言弟子從我而不於陳蔡者德行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顏回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

學子游子夏又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為又曰晉文

公譎而不正譎者詐也習召天子而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君居不可以訓故書云天王行於河陽是譎而不正

也齊桓公晉而不譎伐禁以大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又或問

子產子曰惠人也惠愛也子產問子西彼哉彼哉馬曰子西鄭古人之遺愛

子產子曰惠人也古人之遺愛問子西彼哉彼哉馬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

我言無足稱或曰問管仲曰人也猶詩言所謂伊人奪伯氏駢邑三百

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邑

當理故又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子路鼓瑟門人不敬子路

子由曰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聞人不

之又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申枨魯人子曰枨也欲焉得剛多

情又曰甯武子衛大夫甯邠有道則智邠無道則愚其智可及

也其愚不可及也曰佯愚似實故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

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惟餘人變有至仁時又曰柴木也高柴字

愚直之參也魯魯鈍也曾師也辟子張才過人失由也喭子路

失於子曰其庶乎屢空回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言

庶幾聖道雖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命惟財貨是殖億

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日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

人之善道較庶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餘

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不能知道子道雖無數

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人曰雍

也可使南面可使南面又曰直哉魚史邦有道如邦無

道如矢有無無道行直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

可卷而懷之卷而懷謂不與詩政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

日民無德而稱焉千駟四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首陽山在河

山之北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也此所謂以又曰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言其直己之心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

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此但能言應理理行應思慮如

謂虞仲夷逸隱居於言放置也身中清廢權清純潔也遭世

患合於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亦不必進亦不在又曰管仲鏹

簋而朱統旅樹而反玷山節而藻梳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

言其言 借天子諸侯鑿簋刻為蟲獸也冠有筭者為統統在纓處兩端

上屬也 不結旅樹門屏也反玷爵之玷也山節藻爐刻之為山

川侏儒柱畫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

之為藥文 下也 言其偏士庶人也豚殖實豆徑尺言 君子上不僭上下偏下

仲由字子路為衛大夫謂孔子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

仲不死曰未仁乎 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

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弋齊納

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子曰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其仁 誰知管仲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

仲相桓公霸諸侯一正天下 天子徽弱桓公師諸侯 民到于今

受其賜 受其賜者謂不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微無也無管

被髮左衽之惠 臣不臣皆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為夷狄 經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政或

故死之未足深加不死未足多非事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

尼但美管仲之切亦 端木賜字子貢孔子弟子也常相魯衛

子貢問孔子曰日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言

不得 曰然則師愈矣子曰過猶不及 愈猶 又問曰賜也如何

子曰女器也 言女器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瑚璉黍稷之器夏

簋簋宗廟 又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衛大夫 子曰

之器貴者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敏者誠之達也

顏孫師字子張陳人也子張問孔子曰令尹子文 令尹子文楚

穀字 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 於免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

皆齊大夫崔杼作亂陳文字惡之指四十

匹馬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

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未知焉得仁

避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

孟武伯魯大夫也問子曰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

又問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賦兵不知其仁也求

也何如子曰求也千乘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千室

卿大夫之邑大夫三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之宰家臣不知其仁也何如子曰赤也東

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赤弟子公西華有客儀可使為何人不知其仁也

冉雍字仲弓問子乘伯子於孔子伯子書傳無見焉子曰可也簡以其能簡

故曰仲弓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

居敬而行簡無乃大簡乎伯子簡之子曰雍之言然季子然季氏

之家臣問孔子曰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字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謂子異問事耳則此所謂人之問安足太乎

問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言備

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問為臣皆當從若所說邪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從其言亦不為大逆

季康子魯大夫也問孔子曰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

果課果敢決斷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達謂

物於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藝謂多才

於從政乎何有

言僂吳人字子游為武城宰謂魯參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

言子張容儀之難及然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子言

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孟可鄒人也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遠梁惠不果所言退作孟

子書七篇軻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也不由也伯夷

俱人文汚來及已大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禽獸畜之大不恭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平之禹稷當平世三

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世亂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

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

道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為公卿憂民急也當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孟子以為憂人之道同用與不同宜在

世也故禹思天下有弱者由己弱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

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禹稷急民之難若是

顏子與之馬也其心亦然不在其位勞佚異矣又曰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

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時者也曾參居

武城有越寇至則去寇退乃反子思居於衛有齊寇至或曰寇

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彼子思名也故孟子曰曾

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

則皆然曾子為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少為臣當死難故不去也

公孫丑問孟子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

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

亦進伊尹也要為天治物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父

則父可以速則速孔子曰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

學孔子也言皆古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伯夷曰伊

尹於孔子若是班乎班齊子之貌也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問此三人之德班然而榮乎曰否皇

子言

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漢安盎為郎中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帝禮之恭常自送之盎進曰丞相何人也帝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臣稷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大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沒大臣相與共誅呂大尉主兵遣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嚴助為汲黯請告武帝曰汲黯何如人助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瘡人然至其輔少成守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後至至會稽太守

後漢陳蕃為光祿卿桓帝問曰徐穉袁閎韋著誰為先後蕃對曰閎主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鏹自雕至於穉者受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

范滂汝南人或問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身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滂後辟大辟黃瓊掾郭泰自林宗大原介休人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黃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泰泰曰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又嘗謂劉孺口納心辯有珪璋之質終必為令得之士司徒黃瓊譬太常趙典舉有道並不應許劭汝南人初為郡功曹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但平焉

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難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送葬鄉人必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大立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或問劭曰荀靖與荀爽孰賢劭曰二人皆正也慈明外叔即慈內潤孔融與韋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推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呂欽若等曰韋端二字康字元將誕字仲將懿性貞實文愍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後官至少府 龐德公襄陽人居現山之南嘗謂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公也語李膺潁川襄城人時鍾皓及荀淑並為大夫所歸慕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膺位至司潁校尉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二十六

監本太子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二十七

總錄部七十七

品藻第一

魏鍾繇為太尉以為顏子既沒能備九德不二貳其過唯荀或然或問繇曰君雅童荀君比之顏子自以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且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聽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仁猶或不盡相去顧之不遠邪文帝問郡臣昔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不欺於君德孰優繇與司徒華歆司空王郎對曰臣以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

德齊禮有耻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道政齊刑民免而無耻同歸者也孔子為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孝以斯言論以私義臣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縣在於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非者疆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仁者為則不德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疆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疆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目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統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或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楊阜字義山天水真人以州從事為收常端使詣許拜安定長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疆大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其大事者也

何晏與夏侯玄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歆以神况諸已乎晏位至尚書

陳群字長文明帝時為司空時太尉華歆淡於財歆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群常難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群與孔融論汝穎人物群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

若仲豫當今並無對臣欽若等曰荀或字文荀攸字公達荀衍字休若荀諶字友若荀悅字仲豫

崔林為司空嘗與司空陳群共論冀州人士稱崔琰為首群以智

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邂逅耳即卿諸人良足乎社怒

字務伯時張閣字子臺以簡質聞怒著家戒稱閣曰張子臺視

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

以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禍患當從而

來世高有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休之不如也後官至幽州刺

史征北將軍蔣齊字子通時汝南許靖字文休夙有名譽既以

篤厚稱為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奉動未悉允當濟以為大較

廊庙器濟萬機論論許子將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庙器也而子孫貶之若是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今知之善人也

濟位至太尉

陳登為廣陵太守詣陳矯為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

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日聞遠近之論頗謂明

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

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患有識有義吾敬趙元

達博聞疆記竒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

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

如此而深敬友矯

管輅字公明冀州刺史裴徽辟為文學從事徽問輅曰何平叔

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所不見

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或財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

刑刑不可得則智由此感故說孝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

美而多偽華則道浮偽則神虛得上才得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濁出輅以為少功之才也徽曰誠之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時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官至少府丞

常誕字仲將為大鴻臚卿魚豢曰尋省往者曾連鄒陽之徒接譬引數引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雋也今覽王粲繁欽阮瑀陳琳路粹諸人前後文旨亦何肯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仲將云仲宣讎傷於肥韞休伯

繁欽字也都無格檢元瑜阮瑀字也病於體弱孔璋陳琳字也實自鹿䟽文蔚路粹字也性頗益攜如是彼謂其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珠漆雖無禎幹其為光澤亦壯觀也

鍾會字士季為黃門侍郎吏部郎缺文帝問其人於會會曰裴楷精通王戒簡要皆其選也

袁準字孝及澳子也官至給事或問準諸葛何人也曰張飛關

羽與劉備俱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左相而群臣悅服劉備是信亮足重也故及其受六尺之孤攝六

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載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

其力而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賞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

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

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曰或云有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

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
蹇蹇匪躬之故者歟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
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忠者孝者具之本一也故仁
愛之至者君親之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
也今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
忠臣也故司徒陳群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人言主之非書
淑十正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群於是乎長者矣

蜀許靖字文休汝南人號為臧否至蜀見王商而稱之曰設使
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興無以加也又謂張裔幹理敏捷中夏鍾
元常之倫也官至司徒

龐統字士襄陽人郡命為功曹吳將周瑜助先生取荊州因領

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門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呂

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友逸足之力顧子可

謂駑牛能負重致遠或門統曰加所問陸子為勝乎統曰駑馬

至豈一人之重哉功就統宿語回問鄰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

曰陶冶世俗甄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必策覽倍伏之要最

吾仙有一日之長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蔣勅萬

邵安其言而親之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收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其揮自子昭拔

自西監年至耳順退難守靜進能不為齊答曰子昭誠自幼完

潔然觀其推牙孫煩眩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

吐辱叨自非文林敬也下大平當與鄉共料四海之士深為統相結而還為先主軍師即將

秦密廣漢人丞相諸葛問密董扶及任安所長密曰董扶褒秋
豪之善貶纖芥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官至大司農吳
諸葛恪字元遜蜀樊建以校尉來使值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

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項而雅性過之恪位至大將軍

張儼為大鴻臚作點計論諸葛亮與司馬宣王曰漢朝傾覆天下隳壞豪傑之士竟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丘每內為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開名於倨洛丕備既沒後嗣即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呂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謂而詳也孔明起巴之地蹈一州之上方之大國十戰十人民蓋九分之一也提步卒數萬長驅祁慨然有飲馬河雒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擒敵之意自保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此人不志則涼雍不

解甲中國不解鞍勝負之策亦決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

薛營字道陽為散騎常侍常稱王藩器量綽異引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攸暢賀郡厲志高潔機理清要

常曜篤學好古博見群籍有記述之才胡冲以為玄邵藩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次之華麗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

胡綜為侍中太子登使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疑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衡游夏同科則范曄羊衡乃和駁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恨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旨趣而衡卒以此言見邵不為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吳人謂衡之言有徵

周昭為中書郎嘗著書稱步騭及嚴蛟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國總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而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下除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能其絕異未若顧預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為美也論語言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体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趨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謩出於家吾粲由於收豎豫

章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有善諸論者因各敘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友其初此是常人所決勤簿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橫江昔仗萬兵屯據陸曰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相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徒九列千典八座榮不足以自曜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為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戎受上將之任而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

奮威將此處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詘之求每
外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譽譽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
蔡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吊慷慨之趨惟篤
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
家當軍旅於馳騫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為過人至其純
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貌然絕俗習有所師故
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虞翻稱闕澤曰闕生矯傑蓋蜀之楊
雄又曰闕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翻官至騎都尉

晉傳玄為司隸校尉著書名為傳子或問今之君子曰袁郎中
積德行檢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正以
忠濟下以仁晏嬰行父何以加諸臣欽若等曰袁煥為大尉或問近世

大賢君子玄答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臣欽若等曰令君

也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

諂黷謀能應機孟軻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其

荀令君太平祖稱首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志惡不

去止也吾君初仕吳為建平太守吳亡歸晉武帝問君陸喜陸抗

二人誰多也君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

張華字茂先每言成功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華位

至司空

盧欽為侍中奉車都尉著書稱徐貌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

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狃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
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

州乃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玠字崔李珪琰字等用

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

故人以為通此來天下奢靡轉相倣倣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

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樂廣為右僕射而引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

於世準使先諸裴頠頠性引方愛喬有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

少減也又使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尤

精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及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為喬雖

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為得之矣傳暢云喬似準而踈王濟太原

人與同郡縣孫楚友善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

人非卿所能名自狀之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濟叔湛少言語初有隱

德人莫能知武帝問濟曰湛濟誰此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

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叙湛聞曰欲處我季孟

之間乎濟至大僕

荀崧父頤為羽林右監崧弱冠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

郡表侃謂弟輿曰近見荀藍子清虛名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

是賢兄輩人也其為名流所賞如此

常忠平陽人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閉門修己不交當世裴頠

為僕射數言忠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赴人問其故華曰

吾茨簷賤土本無官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欲而無厭棄典

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耶後為郡功曹裴楷為開

府儀同三司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果未知名

府儀同三司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果未知名

府儀同三司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果未知名

楷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賞目夏侯玄雲肅也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重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傳嘏江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謝鯤陳郡人度歎潁川人皆雋郎士也裴楷子憲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如何父至於深孔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至官至左將軍長史

武陔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少好人論與潁川陳太友

善文帝甚親重之數與誣論時人常問陳泰孰若其父群陔各

稱其所長以為郡大略無優劣帝然之太字玄伯群之子文王

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声教為己在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王戎有人論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皆欽其寶莫知名其

器王衍神姿高轍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

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謏謏如束長竿嵇康子紹初徵入

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群

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位至司徒

王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論之覽尤重茅澄及王敦度凱

嘗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

曰兄形似道而神峯太雋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

是頭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以經天子矣戎位

至太尉周浚為揚州刺史吳平以陸雲為從事謂人曰陸士龍

當今顏子也度歎為太傅從事中郎見和嶠而嘆曰嶠森森如

大千松雖礫柯多節目施之大厦棟梁之用

郗鑒為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合肥王

敦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謂曰樂彦輔樂廣字也短

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也耶鑒曰

擬人必於其倫彦輔道韻平談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

而親踈及愍懷太子之廢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日同

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後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何能以死守之乎

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文夫既潔身北面而同佐主豈可

偷生屈節醜顏天壤耶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

敦象河南人為東海太傅主簿象著文稱嵇紹父死在非罪曾

無耿介貪位而死闇主義不足多曾以問郗公曰王褒之父亦

非罪死褒猶辭徵紹不辭用雖為多少郗公曰王勝於嵇或曰

魏晉所殺了皆仕宦何以無非也答曰殛鮫興禹者以鮫紀罪

也若以時君所殺為當耶則同於禹以不當耶則同於嵇又曰

世皆以嵇見危授命答曰紀信代漢高之死可謂見危受命如

嵇偏善其可也以備體論之則未得也

顧榮為元帝軍司散騎常侍謂帝曰陸士元貞正清貴金相王

質甘季思忠敦誠盡加以瞻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

可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因不易操會嵇楊彦明謝行言皆

服膺兄弟才力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

庾亮為中書監嘗謂周顛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顛曰何乃刺

盡無鹽唐突西子也

劉惔沛國人為丹陽尹與桓温善稱之曰温眼如紫石稜鬢一

作蜎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惔又稱王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萬苟奉債濛比素曜卿

王濛家仲祖有風流美譽為中書郎初謝安弱冠詣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尚客何如大夫濛曰此疊而來逼人

謝萬為散騎常侍嘗敘漁父屈厚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稽康四隱四顯為入賢論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体公識遠者則處同歸

謝尚與劉惔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又何方衛洗馮不向曰安

安得相比其問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义膚清叔寶神清

玠字叔寶庠於太子洗馬尚書官至衛將軍散騎常侍

劉納字令言有人倫監識初人洛見諸名士而難曰王夷甫太

鮮明樂彦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引武巧于用矩杜方

叔出於用長王敦過江常稱王衍曰夷輔處衆中殊玉在瓦石

間敦位大將軍梅陶為尚書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侃機神明

監似魏忠順勒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

雖用法而常得法外意温嶠為大將軍初以敦文曠達不仕嘗

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梁竒之亞乎

虞驥為金紫光祿大夫王道嘗謂驥曰孔瑜有公才而無公望

丁諱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情

之桓彞目褚裒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外無臧否而内有所褒

貶也彞官至宣城内史

王羲之字逸少為右軍將軍少時阮裕中徵侍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入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人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貞長晉劉韶潤不悛字如仲祖師致不如殷浩兼有諸人之美

顏含為光祿勳或問江左群士優劣荅曰周伯仁周顛字之正鄧

伯道鄧攸字之清下望之卞盡字之節餘則吾不知也

謝安字安石為大傅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塞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住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

顧愷之為散騎常侍初任桓溫府常云愷之体中擬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

楊亮初歸姚襄侍以客禮後奔桓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溫明器字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羅含為郡功曹刺史庾亮以為部江夏從事太守謝尚與含為方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外湘中之琳瑯孫綽字與公簡文帝為會稽王也嘗與綽商略諸風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合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綽與高陽許珣俱有高尚之志綽與誼一時名流或愛詢而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詢沙門友道試問綽君何如許荅云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綽有高節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解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為龍津則當點吏非頗暴鱗矣綽後為廷尉卿領著作卒

庾蘇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韓康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至力疆正吾愧王文度終於中領軍王忱范泰外弟也或問忱曰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度漫又問何如殷顛忱曰伯道易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也荀闓荀邃俱過江明帝嘗從容問廙曰二荀兄弟孰賢廙荅以闓才明過邃帝以語庾亮曰邃真粹之地亦闓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位至平南將軍荊州刺史李銓為光祿大夫嘗論楊雄才學優於劉尚范喬以為向定一代之書正群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楊優劣論宋范泰為度支尚書時僕射陳郡謝琨後進知名高祖常從容問泰琨名輩可以比誰對曰王元大一流人也

蔡湛之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謝引微貌類中郎性似文靜即

引衡曾祖萬也
文靖謝安談也

謝靈運因宴集問謝晦潘岳陸機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問勲名佐世得為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為一時之冠方之公問本自遼絕靈運官至臨川內史

雷次宗九明三禮毛詩南齊衡陽王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次宗宣帝問二兒學業次宗荅曰其兄外郎其弟內潤皆良璞也劉湛為領軍湛外甥王延之阮韜並有卑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為第一延之為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不都韜與朝士同列文帝聞其如此與言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緣劉家月旦故邪梁沈約字休文吳興人詩謝弘微與瑯邪王惠王球並以簡

淡稱人謂約曰王惠何如約曰令明簡淡次問王球約曰清而淡
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為當之
又王筠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以為似外祖袁粲
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唯額數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
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悞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約位至侍中少
傅尋加特進卒

丘遲為中書侍郎待詔文德殿天鑒初到洽兄澥俱擢用澥尤
見知賞從弟沈亦齊名高祖遲曰日到洽河何如沈澥遲對曰
正清過於沈文章不減澥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即召為太子舍
人褚向淹雅有器量大通四年出為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陝王
長史三年卒官外兄謝舉為製墓銘其略曰引治杜推華晉子

嵩慙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為擬得其人

後魏游雅與中書令高允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常論允曰

前史載卓公

卓茂也

寬中文饒

劉寬字也

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

高子游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乎高子

內文明而外柔弱呐呐不能出口余常呼為文子崔公

崔浩也

謂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不屈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
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紹貴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
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也色高子敷陳事理中釋是非辭義
清辨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及察反保茲元
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常召
百司於都堂王公以下望庭畢邦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

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謂所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刑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北齊形子廣為長廣太守時盧詢祖與盧恩道俱有才名子廣目二盧云詢祖有規檢禰衡恩道無水稜文舉文舉孔融子

隨盧思道初後魏為尚書郎時濟南王或少有才學當時甚美少與從足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思道謂吏部崔林曰二人才學雖並優美然

安豐少於造次中山貌曰太多未若濟南風流寬雅時人為之語曰三王楚琳瑯未若濟南備員方

元善高穎有宰相之具嘗言於高祖曰楊素麓踈蘇威怯悞元

胄元昊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穎善位至國子祭酒楊素有子玄感蘇威有子夔夔少聰敏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

曰楊素無兒蘇夔無又又楊達為人弘厚有局度素每言曰有君子之兒兼君子之心者唯達耳素終于司徒封楚公

賀若弼為武侯大將軍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

將韓擒虎是鬪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 曰然則大將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

唐王珪身觀中為侍中嘗侍宴太宗謂之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之可自量孰與諸子珪對曰孜孜

奉國知無不為君不知房玄齡才無文武出將入相君不如李

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濟繁理劇衆務必舉臣
不如戴胄以課諍為心恥居不及於堯舜臣不如徵魏至於激
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大喜稱其言
為然群公亦各以為盡已所謂之確論

岑文本為中書侍郎時馬有周機辦能敷奏文本謂所親曰吾
見馬君諭事多矣煖引事類揚權古今舉要刪繁會文功理一字
不可加一言不可減听之靡令人忘倦昔之蘇張終賈正應此耳
賈言忠高宗時為侍御史言忠愛詔往遼東支度軍糧使迴上
問曰卿觀遼東諸將孰賢對曰李勣先朝奮臣聖鑒所悉龐同
善雖非聞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威名遠振高侃勤
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說御之才雖頗有忌

前之癖而臨事能斷然諸將夙夜小心亡身憂國者莫及於李
勣上深然其言遽遣使齎書以慰勣等

潘好禮深慕徐有功為人乃著論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
人徐公之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略同耳然而釋之所行者甚易
徐公所行者甚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
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 命之秋屬惟新
之運唐朝遺老或有包藏禍心至如周興來俊臣者更是堯舜
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忠臣側目恐死亡無日矣徐公
守死守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推羅網此豈不難矣宋璟與
蘇頌同知知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頌皆順從其美若上前承旨
敷奏及應物則頌為之助相得甚悅璟嘗謂人曰吾與蘇家父

子前後皆同時為宰相僕射長厚誠為國器若獻可替不罄盡
臣節斷割吏事至無公無即蘇頲過其父也

監本用府元龜卷之八百二十七

監本用府元龜卷之八百二十八

總錄部七十八

論薦

春秋傳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曹植有言曰自媿自
媒士女之醜行然則藏器候時君子無自進之理推賢讓祿交
反有相先之義若夫處貧賤晦光塵專毓德以待用俟知己之
延譽盖有稱善而舉類讓能而引重布於朝聽遂躋仕籍乃至
得時行道建功揚名未有不由 茅之義因針而達自古迄今
可悉數矣

侯羸魏人為公子無忌上客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
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鄭

安平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
稔於魏安平詐為卒侍王稔王稔問魏有賢人可興俱西遊者
乎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
敢畫見曰稔夜與俱來安平夜與張祿見稔語未究稔知范睢
賢與私約載睢入奉

漢蒯通為齊相曹參初客齊王曰榮頤項與謀舉兵畔之劫齊
士不與者死劫而取之不殺則殺之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疆
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自耻從亂以醜惡也相與深山隱居客謂通曰
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
知梁石君陳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
諸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

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也安徐行也

我今令而家逐女矣而亦女也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緼亂也曰昨暮

夜大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治謂人亡肉家遽追乎其婦故治死也

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之具足

下當以為指南

秦宓字子勅廣漢綿竹人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奏
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
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畫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
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
論不齊異同相伴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
危撫亂循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隣國駭動

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
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下之好偽徹天何況於真今處鑿任安
入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民服昔湯伊尹不仁
者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
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歆土石索玉
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之畫不操燭
日有余光但愚情區區貪陳所見同郡彭萊字永年身長八尺
長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子勅薦之於太守許靖曰
昔高祖夢傳說周文求呂尚愛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乃帝
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
公劉之德行忽翦之會清廟之作於是乎姑褒貶之義於是乎
與然而羽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縣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萬
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淡於浩然則
城高概節行守真不虧雖古人潛遁茂以加稱若明府能招致
此人必有忠言落落之譽豐功後利建跡之勲然後紀功於王
飛聲於來世不以羨哉萊位江陽太守吳劉繇字正禮東萊牟
平人其兄岱字公山州辟部濟南濟南中常侍子貪穢不修繇
奏免之平厚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
何復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山相感事有違可臣請乞火
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月而嫁者有幽居守寡
者不出門足不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
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濟之後亡也隱居不嫁未嘗俾節

下意以求仕也顧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命命皆以
為上賓起某史失其名為諸卿時嘗黜長史張湯傾身事之

及出為周陽侯大與湯交徧其貴人湯給事內史為甯
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茂陵尉計選也選以

為此官也

陳咸為大將軍王鳳長史薦肅育朱博除幕府屬鳳甚
奇之後漢寇恂上谷人初為郡功曹與門下掾閔業共勸
太守耿况拒王郎歸光武後恂數為帝言其忠賜爵關內
侯官至遼西太守竇章少好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
推薦位大鴻臚

班固守孟堅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問
東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說蒼將軍曰以周邵之德立手本

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
有此三者也傳曰必有常非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
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理之世豫任視聽之未私
以蝼螿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体引懿
之姿據高名之勢博貫庶事服膺六藝自墨簡心求善無厭採
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群俊四方之
士顛倒衣裳將軍宜詳唐殷之季審伊臯之薦令遠近無徧幽
隱必達期覽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為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
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明宣於當世遺烈者於無窮竊見故司
牢掾桓梁宿儒盛明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庙之
光輝光也之俊彥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

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者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温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所器常平孔翟無加焉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皆鄧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經門務政之績有絕異之郊如得及名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之用良有祀梁一介之死涼州從事雍下嚴之節文之以術藝涼北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宜及府開以尉遠方引農功曹史殷肅達學冷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為嘆也昔卞和獻寶以離足趾靈均納忠於沈身而和氏之璧十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徵之明信曰吳之聽少屈成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限蒼納之固俄召為校書郎第五倫京兆人始以營長諧郡尹鮮褒褒見而異之署為史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倫後為鄉嗇夫以為久官不達遂將家容河東褒薦之於京兆尹閔興即召倫為主簿

朱穆字公叔大將軍梁冀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因災異以勸戒冀言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謂陽將勝而陰道負也以因薦种暘樂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又黃龍見沛國冀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為應於是請高為從事中郎薦巴為議郎奉穆高第為侍御史

度尚為會稽上虞長朱隽為縣門下書佐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常毅稍歷郡讖

蔡邕陳留人與申屠蟠同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日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清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為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邕為議即邊讓為大將軍何進府令史府掾孔融王郎並修刺候焉邕深敬之以為讓宜處高任乃薦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為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髻亂夙孤不盡家訓及就學廬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

章句不能建其意通性達口辨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壞傳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烹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教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侑邑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鬻割之間願將明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齒為嫌則顏不得貫得行之首子奇終無理阿之功苟堪其事古今一也

符融陳留浚儀人州郡禮請舉孝兼公府連辟皆不應大守馮

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伋等

三人冉為功曹卓為主簿伋為上計史因辭病自絕

鍾皓潁川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為友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

張超河間人素遺字伯業紹從兄為長安令超嘗薦遺於大尉朱隽稱道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宜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觀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

靡儔鄭玄北海人薦郡人孫乾於州乾被辟命玄所奉也乾仕蜀位秉忠將軍

荀彧累官為尚書令薦社襲於曹公以為丞相軍祭酒崔琰為曹公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即張範皆秉德統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身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奉而用之不仁者遠

蔣濟楚國人仕州別駕胡質與濟俱知名於江淮間在州郡濟使見曹公曹公問曰故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太祖即召質為項立令

魏鄭袤為司空王郎府掾袤舉高陽許允扶

風魯之東萊王基郎皆命之後咸至大位有重名

陳郡為曹公司空西曹掾屬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皆用之孫資河東人先是賈逵字梁道為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

所經城邑皆下達堅守後潰達不屈節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曰達在絳邑帥屬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為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眾烈節顯于當時雖古之植髮據鼎固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用

趙孔曜安平人明敏有親識管輅字公明清河太守華表召為北古文學一時士友無不嘆慕孔曜與輅有管鮑之分故從發于來就郡輿上與輅相見言復卿中汪汪故時死人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俗騰飛翱翔昊蒼云何在此聞卿消息使吾食不甘味也冀州裴使君才理清名能釋玄虛每論易及老莊之道未嘗不注精於嚴瞿之徒也又眷吾意重能相明信者今當故往為卿陳感虎開石之誠輅言吾非四淵之龍安能使白日晝陰

卿若能動東風興朝雲吾志所不讓也於是遂至冀州見裴使君言君顏色何以消滅於故耶孔曜言体中無樂石之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一騏驎拘繫後廐歷年去王良伯樂有八十里不得騁天骨起風塵以此憔悴耳使君言其騏今何在也孔曜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為士雄仰觀天文則能同妙耳公石申府覽周易則能思齊季主游步道術開神無窮可為士英抱荆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清河郡所錄北黌文學可為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臯垂神幽數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不父潔高風遐被莫不草靡宜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異宣隆化揚聲九圍也裴使君聞言則抗慨曰何乃爾邪雖在大州未見異才可用釋人鬱

悶者思還京師得共論道耳况草間自有清妙之才乎如此便相為取之莫使其驥更為凡馬荆山反成凡石即檄召輅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轉為矩鹿從事三見轉治中見轉為別駕至十月奉為秀才

毋丘儉為渡遼將軍裴秀少好學有風操儉嘗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政窺長蹈自然玄靜守真性入道與博學疆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太府光昭盛化非徒子竒甘羅之傳無苞顏冉游夏之美爽乃辟為掾

鍾會累官為鎮西將軍裴楷明悞有識量少與王戎齊名會一之於司馬文王辟相國掾遷尚書郎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為定科郎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

蜀許靖字文休宋仲子南陽人在交趾劉璋遂使招靖靖來入蜀仲子於荊州與蜀郡大守王商書曰文休個黨瑰瑋有當世於前擢進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驥於千里不亦可乎位振臧將軍

虞聳字世龍初為越騎校尉浙東江間太守常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士所達必合秀異聳書與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於丘園索良才於摠纒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

魯肅以為偏將軍蜀先生領荊州龐統以從事守來陽令在縣不治免官肅遺先生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州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生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

晉鄒湛為國子祭酒閻續字績伯博覽墳典談通物理湛以績才堪佐著薦於秘書監華嶠嶠曰此職閑廩重貴勢多爭之不能暇求其方遂不能用後為漢中太守

祖秀才者失其名劉下東平須昌人也縣補亭子秀才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或下教之數言單筆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下公府掾之精者卿云何以為亭子令即君為門下史百事踈簡不能周密令問下能學不答曰願之即使就學無幾下兄為太子

長兵既死兵例須代功曹請以下代兄於令曰祖秀方有言遂不聽馮收河東人同郡王接武母哀毀通禮太守渤海劉原好奇以旌才為務收試經為郎七十餘薦接於原曰夫驂騮不摠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隨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黃中之德輝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無遺錯是以鄙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嶷雋異三十而孤居喪盡禮過學日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王鉉之妙味經世之微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啟竊樂春央之及時原即禮命接不受原乃者見日君欲慕肥遂之高邪對曰接薄祜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為吏乃母終後為郡主簿迎太守溫字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文恭山羊亮為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

事張華累官至司空或公緩少有才俊詞試甚麗華雅重緩每見其文歎伏以為絕倫薦之太常徵為博士

胡毋輔之為太傅越從事中郎光逸字孟祖為州從事棄官投輔之薦逸於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贊輔之無所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是家不召非不舉越即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為悞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嘗過河南門下欽河南驕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傳曰我卒也惟不乞吾事則已安復為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悅之懼為功曹其甄投人物若此

陸機吳郡人戴若思少遊狹機赴洛與其徒掠之機在舫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復作劫邪若思感悞投劍就之遂與定交馬若思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典或是以高世之主必遐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托大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清仲履道德量允鑒思理足以研幽才塞足以辨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暮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能結軌驥騄躍質即庙必能垂光璵璠矣明惟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倫乃辟之後為驃騎將軍

陸雲吳郡人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瞻曰蓋聞在昔聖王神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教下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堯帝及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

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應
歷運之會贊天人之奇博延俊茂熙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
郡張瞻茂德清粹氣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啓途及階遂
外樞輿抽靈匱於祕宮披金滕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
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扁章光覲含
竒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淪虛藏器裝裳襲錦緇衣被王魯
泉改路懸車將邊考盤下位歲聿屢遷縉紳之士具懷愾恨方
今大清闢宇四門啓籥玄網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與以招龍和
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瞻沉淪下
位郡望悼心若得端委大學錯綜先典垂纓王階論道紫宮誠
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日庭韶夏六變
必饗上帝之祀矣後為清河內史

劉毅東萊掖人同郡王基薦毅於公府曰毅方正亮直介然群
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徃日僑仕平陽為郡股肱正色立朝舉綱
引墨朱紫有分鄭衛不雜孝悌著於邦族忠身效於三魏昔孫
陽取騏驎於奏穆拔百里於商旅毅未遇知己無所無自呈前
已口白謹復甲請後為荊州刺史又同郡盛彥仕吳至中書侍
郎吳平雲薦之於刺史周浚

陳頤陳國苦人為州部從事元康中舉孝兼而州將晉之頤薦
同縣焦保曰保出自寒素稟質清冲若得參命必能光贊大猷
允清朝望使黃憲之徒不乏於豫士令頤庶免臧文之責州乃
辟保

王述字懷祖累官衛將軍尚書令温放之為給事黃門侍郎以
貧求為交州朝廷許之述與會王牋曰放之嶠之子宜見優異
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顧遠存周孔近參人情則望寔唯允時
竟不納

桓彝為廷尉有人倫鑒識徐寧為興縣令時彝常去職至廣陵
彝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岸見一室于有似解署
詬之雲是興縣尋乃造之寧清惠博涉彝還謂度亮曰吾為卿
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而人所應無
而不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即為敘之遷吏部郎

何允累官待中錄尚書事孔沉字德度有美名允薦况於司徒
王導曰文思通敏宜登宰門辟丞相司徒掾瑯邪王文學並不就
王羲之累官右將軍謝萬為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州豫冀
拜四州軍事假節羲之與大司馬桓温牋曰謝萬才流經通處
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性之氣以俯順荒余
近是違才易務矣温不從

鄧休為東河太守陷於石勒勒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名
操因休稱子勒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為參軍給車馬陽裕
字士倫古北平無終人刺史和演辟為主簿王浚領州轉治中
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既剋薊城問棗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奇
者嵩曰燕國劉澣德素長者北平陽裕幹事之才勒曰若如君
言王公何以不任嵩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為明公擒也勒方
任之裕乃微服潛遁

張耽為牧府司馬張重華為涼州司馬金城太守張冲降于石
李龍將麻秋於是涼州振動重華掃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常
禦之常壁于廣武歎以久持弊之言眩言於重華曰臣聞國
兵為疆以將為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剋
平全齊及任騎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于將相
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
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任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
勲也魏言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無常人才之所舉能則
授以大事今疆寇在刻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
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畋若授以斧越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
殲珍凶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

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為殿不吞王擢麻秋
等重華大悅以艾為中堅將君配步騎五千繫秋引師出振武
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兆
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為福祿伯善待之郭播為姚
興隴東太守時赫連勃勃乞伏乾歸作亂西北秀髮傳入擅沮渠蒙
遜擅兵河右興疇咨將帥之臣欲鎮撫二方潘言於興曰領北二州鎮
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以靖塞姦路興曰吾每思得
廉領李牧鎮撫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常致負敗鄉試舉
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則建威王
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耗興曰令行禁止則有之非
緩及之才也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為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廉文

武宜鎮督一方願陛下遠鑒前車近悞後轍興不從

宗敞涼州人姚興署為涼州刺史自敞別駕送前刺史王尚還長安傳曰檀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竒唯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悞檀曰吾今新收貴州懷遠安邇之略為之若敞何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田人引實在殿下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舖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裔張穆邊憲文齊楊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略撫之以威信農戰並脩文教無設可以從橫於天下河又豈足定乎傳檀大悅賜敞馬二十匹宗鄭鮮之為桓惓安西曹參陳郡謝紇自代曰蓋聞知賢弗唯臧文所竊位宣子能讓晉國以之獲寧鮮之猥承人之謬蒙過眷既思以義隆遂再叨非服知進之難屢以上請然自退之志未獲暫申夙夜懷冰敢忘其懼伏見行三軍謝恂清悟審正理懷通美君以端右雖未足舒其采章升庸以漸羗可以位擬人請乞遇短甘充不列授為賢牧實副群

南齊何點盧江人陸慧曉為武陵王畢征虜功曹點薦慧曉於豫章王嶷補司空掾加以恩禮

江祀為明帝驃騎東閣祭酒薦諸葛璩於帝曰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未嘗投刺邦宰曳裾府寺如其簡退可以揚清厲俗請辟為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去

王融與孔休源相交善融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為西郊學士又江革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融與諧之書令

薦革諧之方貢瑯琊王沉便以革代之融位寧朔將軍立巨源
初宋為奉朝請時太祖為鎮軍巨源曰南徐州祭酒王智深於
太祖板為府行參軍除大章王國常侍
劉瓛為會稽府丞賀瑒祖道力善三禮瑒少傳家業瓛見瑒深
器易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主神明聰敏將來
當為儒者宗瓛還薦之為國子生

梁杜暉京兆人高祖臨雍州問暉永州綱暉奉襄陽令柳慶遠
高祖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別駕從事

張率為黃門侍郎嘗薦顧協於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
北方高源四十強士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為已老但其
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卿便稱勅喚出於是以協為

大學博士

明山賓累官為國子博士散騎常侍鮑幾字景玄貧以母老詣
吏部尚書王亮于祿亮一見嗟賞卒為春陵令後為山賓所薦
為太常丞以外兄傳昭為太常依制總服不得相臨改為尚書
郎駕深普通中太尉臨川王宏臨川召補祭酒從事琛年已四
十餘始應辟命武帝文其有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
射徐勉曰琛珠有門業仍補王國侍郎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
六倅為吏部郎沈峻初為國子助教倅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
五更博士庾季達頃換計公家必欲詳擇某人凡聖可講之書
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為群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
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聰習而音乖楚夏故學徒不至唯助教

沈峻特精此以日時聞講肆群儒劉巖沈宏沈熊之徒並執
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嘆服人無聞言弟謂宜即用此
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
世絕業傳於學者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
聽者數百人

劉之迷南陽涅陽人元帝鎮荊州以為長史之遴鄉人宗慆少
聰敏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為小兒學士帝曰之遴曰貴鄉多士
為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慆應命即日引見令兼記室

北齊甄深中山人同為定州長史簡試諸生見同郡杜弼策問
之義解開明應答如響大為琛所嘆異其子寬與弼為友州牧
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嘗許以王佐之才深還洛與登並
稱之於朝丞相高王等多相招命

裴鑒為臨漳令樊遜為臨漳小史鑒擢為主簿仍薦之於右僕
射崔暹與遼東李廣渤海封孝琰等為暹賓客

劉仁之為魏彭城王韶定州長史侍孟業為典籤仁之後為充
州臨別謂吏部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宜銓之他人不可
信也崔暹問業曰君往定州有何政績使劉西充如此欽嘆答
曰稟性愚直唯自脩也

孫騰早依附高相琛見侍信行臺即孫塞以文才著稱騰以宗
情薦之未被知世曾高祖西討登風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
相府城局李士略共檄文二人皆辟請以奉自代高祖引奉入
帳自為吹火催促之奉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即署相

府主簿專興文筆

司馬予如與高季式召散騎常侍孫奉飲酒奉醉而甚卒高祖臨之子如叩頭請罪高祖曰折我右 仰覓如替還我子如舉魏收季式奉陳元康以繼奉焉

唐方齡為秦王府記室時秦府兵曹杜如晦改陝州長史玄齡白秦王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敏明王佐之才也若使守審無所用之必歆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秦王乃請為秦府掾杜淹時不得調將委質於隱太子時封德彞典選以告玄齡恐隱太子得之長其姦計於是遽啓秦王引為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王鎔鎮州節度光啓初進表薦幽州權兵馬留移李全忠曰臣准幽州狀報當以李全忠權之節度兵馬留後事伏以天步初迴神

涼乍復凡請藩鎮咸務謚寧况幽州地控北蕃界臨東海土俗素稱其雄勇人情須自於綏懷留後李全忠夙習武經頗彰公器軍郡既聞其愛戴轅營必議於叶和苟將付以元戎誠謂雅符衆望臣累令慎探靡不端詳事繫安危理難緘默伏惟皇陛下早回天鑒速注陽光便委兵權俯徇人欲則豈獨遐陬士卒便獲其慰安實亦憐壤主靈免虞其騷動開於文遠合具奏陳梁王發為太祖汴宋觀察支使鄉人敬翔晦跡數年甲辰東潞梁苑過發時發為太祖所禮節制之權悉竒於發發每有軍旅重事未決者咨詢於翔旣而評之無不得宜發自知才不及翔乃舉翔於上上召翔一見語及時務異而禮焉自委以奏記事無巨細必預秦韜王為鹽鉄使有高途字昭遠者唐初申國公士庶八代孫

初為鄜州從士為韜王所知薦於太祖乃宣武軍掌記

後唐張企義為河南尹鄭珽以家世依全義家子洛陽應進士
十九年不登第戶部侍郎李渥寓居洛陽都素為全義所禮光
化三年渥為禮部侍郎知貢奉全義以書薦託珽方懼第郭崇
韜為樞密使趙鳳仕梁為天平節度判官明宗牧鄆州得鳳送
之乎莊宗崇韜素聞其名及見與語乃薦為扈鑾學士李暹光
梁末帝時以儒士侍講禁中李遇天復中避地河朔與暹采光
密於山東至是暹光屢言遇之行高學贍有史魚遂瑗之風召
見天謨王霸之術嗟賞久之擢為左拾遺

張礪初為舉子在梁依翰林學士李愚身明中礪自河陽北歸
莊宗版授太原府掾出入崇達之間榆楊愚之節槩及愚所為
文仲尼遇顏回壽夷齊非餓等篇人望風稱之

孟知祥初莊宗為中門使莊宗平定魏博知祥與李紹宏俱掌
機要俄而幽州失節上令紹宏權知幽州軍府事孟知祥地居
右戚兼要密之任事難責重切於辭常於上前保薦郭崇韜言
有剖繫治劇之能堪委腹心之任故上召至以為副中門使以
副知祥

王居敏為太子詹事元帥秦王從榮府判官與刑部侍郎劉贊
明有鄉曲之舊以秦王盛年息恣湏朝中選端士納誨冀其稟
畏乃薦贊明授必書監兼秦王傳

范延光為汴州節度清泰三年以汴州觀察判官王仁裕仕蜀
至中書舍人蜀王東從累為藩府從事至是暹光言其不可滯

於賓佐帝以知之故以為司封員外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安重誨樞密使李崧始辟范延光常山為管記與宰臣李愚從莊宗皇子繼岌伐蜀擢為拾遺俄而延光入代安重誨為樞密使奏崧以本官為本院學士

漢蘇禹珪為司空乾祐中景範除大理正屬周太祖出鎮於鄴禹珪薦範于太祖因奏為鄴都留守推官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二十八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二十九

總錄部 七十九

論議

夫考今古之得失評理道之臧否稽合衆說以歸於至當發明大訓用垂於可久使其文質兼備網條不紊遣辭本乎闕達折理暢乎精微斯議論之為難矣鄭玄所謂論者倫也使其有倫次也賈逵亦曰論釋也其凝滯也漢氏而下名儒繼作其有內富學術多識前典或時議之未決或俗尚之異端事有衍於古義政未契於中道因相識短形於駁難以至品題先賢之勝劣揚權所習之乖戾詮述性命以達乎譏深講求明理用臻乎奧妙莫不發為嘉論垂之美談其布在史籍莫不悉舉者已後漢

班彪字叔皮年二十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躡據壘

雍眾招輯英後輯與集同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言盜賊

起雲而大者連州郡小者擾縣邑躡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

天下分裂數世然後乃定其柳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柳語

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迭玄也音大結友顧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

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言諸侯之國各別為政本根既徵枝

葉强大本根為王室也枝葉為諸侯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邳然也漢家承

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

借外家假音工假反借音子夜反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

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号位而不根於民言無擾援是以即真

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嘆不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

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

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瘼皇大也上帝天也莫

定也言大矣天之視下赫然甚明監察衆求人所定而受之今民皆謳吟思漢卿仰劉氏已

可知矣卿讀曰嚮躡曰先生言周漢之劫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

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西秦失其鹿留李逐而椅

之椅編持其反也昔居蟻反時民復知漢虜既感躡言又愍狂狡之不息迺

著王命論以救時難其辭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天之歷數

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臯于稷契咸佐唐虞契讀與高字同本作契光濟四

海奕世載德載乘也言相因不絕至于唐武而有天下雖遭遇異時禪代

不同至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言堯舜以文惠相禪湯武以征伐代興各上應天命下順人心

是故留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謂土會歸音其唐據

唐據

大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毋夜乎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參之業參古累字

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神鬼所福嚮天下

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記不記不為人所記而得屈在此位者

也居在時起也屈音其勿及世裕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

亂得奮其劔游說之士至此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

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帝王賞罰之柄悲夫此世所以多託巨賊子

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

隸飢寒道路隸隸賊思有短竭之廢儋石之畜廢音親身之列衣也音先列反

一說云衣破壞之日廢儋音丁濫反畜讀曰畜所原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

貧窮亦有命也况辱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忘

處哉故雖遭罹院會竊其權權柄罹亦遭也音罹勇如信布疆如梁藉

威如王莽然然卒潤鑊伏質亨醢分裂質甚也伏於也鑊上而斬之竹木音反

又况公膺尚不數子膺音麼小也么麼皆微小之稱也音一堯乃麼音而欲闇奸

天位者辱好音千是故驚蹇之乘不聘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

六翮之用椽椳之材不荷棟樑之任椽即薄攄所謂也悅上短柱也椽音節字亦或作節

椳音之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斗筭言小器也易曰鼎折足

覆公餗餗音速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惟陳嬰而王之

嬰毋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富而世貧賤而汝卒富貴不詳不如

以兵屬人屬委音事反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

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士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

陵為漢將而毋獲楚有漢使來陵毋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

...

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

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配之明凡言匹夫

之大一夫一婦當相匹配猶能推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

垂策書於春秋春秋史書記而况大丈夫之事辱是故窮達有

命凶吉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音分

扶問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

異三曰有徵神武應四曰寬明而仁怒五曰知之善任使如之

以信誠好謀達於聽於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

趨時如嚮赴嚮讀曰嚮如嚮之赴聲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

酈生之說寤戊卒之言斷懷土之情洛陽近沛高祖來都關中故云懷土之情也斷音下

與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立立戚夫人子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

王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迺

灵符瑞應又可畋聞矣初劉媪任高祖而夢與神遇任謂懷震

電晦真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眾是以王武感物

而折券曰公觀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吕后望雲而知

所處厭者葉也一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陽留侯

謂之天受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

世運考古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謂符瑞不同斯度厭當也厭青一涉反

而苟抹於權利越次妄據昧貪也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衰保

家之王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鈇音萬英雄誠

知覺寤畏若禍戒若順也超然遠覽淵然來識牧陵嬰之明分絕

信布之覬覦分音扶問反音異覦音踰反距鹿宴之聲說審神器之有授母

...

貪不可幾為三母之所嘆不可已講不可庶已而三則福祚留

于子孫天祿其求終失如隗躡終不寤迺避墜於河西墜古後

為徐令以去官延篤南陽讐人也讐音昌桓帝時為京兆尹免

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論之曰觀夫人孝之

辨辨事紛然異端五引無文代取事據代更可謂篤論矣篤厚

夫人二致同源總說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

如歆分其大較較猶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

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

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

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乎有飾衛之功雖顯外

本之心者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施始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

疏榮紛縟未雖繁蔚之者根也夫人仁之有孝猶四躡之有

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

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

人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

者也如心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心體本

根為先可以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

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牙以為稱虞舜顏回是

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發是也夫曾閔以孝

悌為至德管仲以九合為仁功未有論得不先回參考功不大

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郭泰字林宗大原人以世亂不任而名震京師先是蘇不偉父

郭泰字林宗大原人以世亂不任而名震京師先是蘇不偉父

郭泰字林宗大原人以世亂不任而名震京師先是蘇不偉父

為司隸校尉李嵩以昔怨收掠死獄中又刑其屍不常年十八
變姓名夜入嵩寢室值嵩在廁因殺其發妾并小兒乃掘嵩父
阜富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
不合古義惟任成何休方之伍員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
逃命而見用強吾憑闔廬之威因輕悍之衆雪死舊郢曾不終
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其憤竟無手刃後王之報豈如蘇子單
持子立靡因靡資強讎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埃
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常毀身焦慮出於百死冒觸嚴
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為報已深况復分體斷首以毒生者使
啗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足夫功隆千
乘此之於員不亦優乎議者於是貴之

朱穆字公叔舉高第侍御史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仍作崇
厚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嘆之大道之行也
而立不與言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己也故
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為於理則負結于意非憚
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
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而
薄淳朴以禮法為則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况又
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薄
博人不敦宥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於原壤楚嚴不忍章
於絕纓由此觀知聖德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後
不處其後不處其薄居其失不居其棄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而

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復人之過也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
之行也住者馬援深招此道可以為德誠其兄子曰吾欲汝曹
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謂聞口不得斯言要矣遠則聖
賢覆之上世近則丙吉張子孺行之漢廷故故能振英聲於百
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
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代其善悠悠者皆
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為君子之道者將有滅身累家
之禍焉悲夫賢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行而莫之也及斯既然
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趨前而不顧後
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振貧身士孤而不恤賢
者危而不存故由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執引方進之言大

以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然猶不能賑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
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先而莫繼於後者也故時
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
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
而追盛而忠信微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子之嘆代未
有鳴鳥之悲矣嗟乎世士誠窮師孔之崇則加楚言之美行希
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貴
丙張之引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積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
播不滅之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被與草木俱朽
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穆又著絕交論亦
矯時之俗

其略曰或曰予絕存問不見客亦不答也何曰古者進退趨業無私游之交相見以公朝享以禮朋徒受習而

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游也久矣敦
干乘不忘子君祀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其於者則孺子之愛
也其甚者則求救過竊吝以贍其私事替義思公輕私重居旁
於聽也矣武於道而求其私贍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
是引讀並安而莫敢之塞游獵蹂稼而莫之禁也詩曰威儀棣
棣不可算也侈生將復何述而不才焉能現此實悼無行子道
多關已事尤多思復自主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無
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興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
世無絕交又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我為豐令足下不遭
母憂乎親解續絰來入豐寺及我反因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
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及反因計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慰
之徒我足下部欲以此謁為榮寵乎吐伯宗於仁義道合其薄
哉其詩曰北山有鷓不潔其異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木攬
飽則泥伏饕餮貪汚腐是食食填腸茵嘔嗜欲無極長鳴呼鳳
謂鳳無得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蓋因此而
著論也

蔡邕以為穠身而孤又作交而廣其致焉

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口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
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鳴鳥之刺谷風有棄子之怨其
所以縉紳患其缺也自此以降彌以陵遲或問其始終或強其此
是以縉紳患其缺也自此以降彌以陵遲或問其始終或強其此

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仁爭起之貧賤則人爭
去之是以君子小人所以交也審己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疾之
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
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負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交夫
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
忘平生之言惡則怨告善誨知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為
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己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己也
不幸或然則窮之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己而不求諸
人必其稀矣夫遠怨稱各之機咸則乎身莫之能改也子夏之
門人問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欲有問乎夫子然則以誨也商
也寬故告之以矩之問偏故訓之以容各從其行而矯之志乎
于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善非人不親交游
以方食會友交可無貶也穀良子亦曰心志自通名譽不聞友
之罪也今將患其彼流而塞其原病其莫而則其本乃無未若
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豐皆忝而獨稷焉夫忝亦神豐之如
谷與稷並為梁盛也使交西可廢則可其愆矣括二論而言之
則刺薄者博而致斷交者身而孤孤有羔羊之飾與其不獲已
而交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魏荀璨字奉債祭大尉顛之第也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祭獨

好言道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

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兄候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為不可得而聞見哉蔡谷曰蓋禮之微者非物衆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悞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

荀閱字仲茂為太子文學掾時有甲乙疑論閱與鍾繇王郎袁渙譏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表王士更為唇齒荀閱勁悍往來銳師真君侯之勅敵左右之深憂也

孫炎字叔然授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為秘書監不就王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

司馬郎字伯達為兗州刺史郎雅好人倫詩鍾繇王粲者論云

聖非人不能致太平殷以為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

承太平可致

文帝善郎論命秘書錄其文孫盛曰繇既失之郎亦未為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顏

氏之予其殆庶已乎有不善未嘗不知不知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風里世降異外大之美豈侯積世哉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賤疾亦不入於室數世之論其在斯乎

方之大賢固有間矣

傅嘏為尚建常論士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能及之

夏侯玄徵散騎常侍時晉宣帝為太傅問以時事玄議為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閣巷優劣人之鄉人之不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騖之路開

下踰其敘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譏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潘輩當行均斯可害之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於為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杖於上下交侵以生分錯或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賤之屬各有長官且多相考莫究於此閣閣之譏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得乎天臺縣遠衆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之以要所求有路則修己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聞之有路而患其飾直離本雖嚴責中正察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閣師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此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形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頗勿使外降臺閣揔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此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其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所有玄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為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群生統理民物也故為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人定而上下安專則職

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修安而不致者未有之也先生見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小大貴賤之羗亦無官軍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行而繇偽併長矣先主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使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木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收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家其緒莫能規改魏室之隆曰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令之長史皆君吏民橫重以群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繁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異意順從則安直己則爭夫和美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頻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拜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襄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為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護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選用轉以能升所收亦增此進郊功之敘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經

達事不擁隔無流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
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
体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職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求
之以質今承百王之莫秦漢餘流世俗彌聞宜大改之以易民
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
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
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侷至專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
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
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准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
以為禮度車輿章皆從質樸禁除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
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織巧之物自上以下
至以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物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
賜上恩所持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
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宣王報書曰
審官責人除重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
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
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專東其史言從事居無
常治史不成且其後轉更約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
身服七絺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侍賢能然後了耳
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絺而不革正法度內有僭疑之服寵
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止立任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
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繼上右將隆治即末正本若制定於上

則化行於衆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應也
猶響尋声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敷姬之典也竊
未味焉玄又著樂殷論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知機
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大甲而不疑太甲
受放而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
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王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
臣同符則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之世亦將
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無并而已哉夫無并者
非樂生之所屑疆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
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齊舉之事所以運其機而
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意此兵下興於為利矣圍城而
害不加於百姓此人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謨其功除暴不以
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矣率到國則幾於湯武之事
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
人仇其上顧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人
得仁即墨大夫之意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
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則勇者
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東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
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載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
業隆矣雖淹留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
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
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卒傷殺之殘以示四海之

人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隨稱之義而
喪濟弱之人且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度棄王德之隆雖二
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
其與鄰國何相傾樂生豈不知牧二城之速了哉顧城牧而業乖
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蹠是觀之樂生之不
屠二城未可量也

蜀秦宓為大司農初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橫用之
何為權曰仲尼嚴平兼聚衆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
流為大君子以博識為引宓報曰書非史記周書仲尼不采道
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
視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政孔

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陳廣行德杜漸防萌預有
所傾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觀野魚而有
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
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
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

費禘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禘聞司馬懿誅曹爽設甲乙論平其
是非甲以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
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庶萌黨講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
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懿咸曹仲付已不豈
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城庇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
奮戮詭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

大道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閤門舉
兵蹙而面勞必無悉寧忠臣為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
大惡明矣若懿以奢僭廢之形之可也臧其尺口被以不義絕
予丹飴及何晏子稷之親甥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吳常曜
為太子中庶子蔡潁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使
曜作博奕論其辭曰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
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
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免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
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捷運
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盛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
隆周公道垂名億載况在臣庶而可以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
士皆有累稷殊異之迹勞故能隆周公道垂名億載况在臣庶
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稷殊異之迹勞身
苦休契門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下式立志
於耕收而黃霸受道於園囿終有榮顯之禍以成不朽之名故
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墮哉今世之人多不
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
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躰倦人事曠而不修賓
旅闕而不接雖有太平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覩及
衣物徒慕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
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窳之間勝得無風爵之賞獲地無無士之
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

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士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人者之意也而空妨曰廢業終無補益事何異設木而繫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身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務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明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秤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充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貨博奕矣假今世事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故也用之於智詐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綺頃之富也用之於射御之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裴玄字彥黃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與玄反覆各有文理

晉陸喜初仕吳累遷吏部尚書才有思好著述有較論格品篇曰或問於薛瑩是國士之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沉默其體潛而勿用輒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冲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躰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正不惧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中時

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温恭修慎不為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
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
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悔其明而履柔順
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啓寐矣

裴頠為尚書左僕射深患時俗於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表有
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
徒聲於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自嬰遂相倣效風教凌遲乃著
崇有之論以釋其蔽王衍之徒攻難交並莫能屈又著辯才論
古今精義皆辯釋焉未成而遇禍傳玄泰始中為司隸校尉玄
少時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傳子為內述中篇時
何曾有清德玄著論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

穎昌何侯其荀疾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
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
之道君子之儀來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尊二夫
子之景行者非樂中之正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頰
昌侯之事親其盡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予
於穎昌疾見之矣又曰見其親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子於
穎昌疾見之矣先是馬鈞扶風人有巧思絕世有裴予者上國
之事也精通見理聞而哂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不對裴予自
以為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傳予謂裴予曰子所長者言也所短
者巧也馬氏所短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繫彼所短則
不得不屈以予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辭者矣夫巧天下

之微事也有所不詳而難之已其相繫刺必已遠矣心乖於內
口屈於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傳子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
安鄉侯又與裴子同傳子曰聖人具第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
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
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顏淵之論事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辦事
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一有季路文學子
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
政事游子夏以學矣游子夏猶然况此自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
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是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
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
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已
智任天下之事不易真道以御難盡之物此所多廢也馬所作
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也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無
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妬同是相害中人所不免免也故君子不
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為衡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以見誣為
石金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侯悞遂之言武安侯武
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
不廢况猶深之才無名之樸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
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邇近漢世張平子雖為侍中馬先生雖
給事中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
為侍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
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委安鄉侯者曹羲

武安侯者曹爽也

李秉字玄胄有雋才為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為家誡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為長官當清慎當勤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語吾等曰相械勅正當爾不侍坐眾賢莫不贊善上又問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次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恬囊無咎籍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不知所對吾乃舉故大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為慎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語之言及玄遠而未嘗平論時是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為明誠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

虞溥高平人補尚書都令史尚書令衛瓘尚書褚碧

音略並器重

之溥謂權曰往者全馬啓符大晉應天宜復先王五等之制以緩長久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漢魏之失也瓘此歷代嘆此而終未能改革譚字令思廣陵人為州從事太康中刺史稽紹舉譚秀才將行駕陳摠錢之因問曰思賢之主以求才為務進士之士以功名為先何仲舒不叙武帝之朝賈誼失分漢文之時此吾晉之滯論可辯此理而後別譚夫聖人在上物無不理百揆

之耳非賢不舉故山林無匿景衡問不栖遲至永統之王或復
凡人居聖人之器處兆庶之上是以其教曰顏風俗漸弊又中
才之君所資者偏物以類感必於其黨言雖非彼以為是以所
授有顏冉之賢所用者廊廟之器居官者曰龔元凱之功在上
者曰庶堯舜之義彼豈之其政漸毀哉朝雖有求賢之名而無
知才之實言雖當彼以為誣策雖其彼以為妄誣則毀己之言
入妄則不忠之責生豈故為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者遠体
也是以言不用計不施恐死亡之不暇何論功名之立哉故上
官昵而屈原放哉詬寵而五員戮豈不哀哉仲舒抑於孝武賈
誼失於漢文蓋復是其輕者耳故曰起有亡非得賢之難用之
難信之難得賢而不能信功業豈可得而成哉

潘岳為懷令時以逆旅遂莫廢農好淫亡命多所依湊貶亂法
度勅當除之十里一官攤使老小貧戶守之又羗吏掌王依客
舍收錢岳議曰謹按逆旅久矣其所由來也行者賴以頓止居
者薄收其直交易貨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
姓而功無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
陽處父過甯舍於逆魏武皇帝亦以為宜詩曰逆旅整設以通
商賈然自唐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之固非聖世之
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
湊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庾牛必
投乘涼近進發糶寫鞍皆有所憇又諸劫盜皆起於迴絕止乎
人衆十里蕭條則姦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

救已發有追不求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常有司存凡此皆
客舍之益而官攤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興皆以昏晨
盛世晝孰又無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攤門或避晚閉法教官守
棘攤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鮮券輸錢高第督察數人校出品
卽兩岸相檢猶惧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
獨專攤稅管開閉之權籍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姦利所殖也
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權心使客舍洒掃以待征旅擿家而
息豈非衆庶顛顛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之

王接為征虜將軍司蕩陰之役侍中及召為亂所害接宜曰夫
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危則亡之古之道也蕩陰
之役百官奔北唯稽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以矣又可稱痛矣
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義
加紹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不肅矣朝廷從之

阮裕居會稽剡縣後除東陽太守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
之志裕雖不博學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為
言之萬敘說既畢裕以傳蝦為長於是構辭數百言精義入微
聞者皆嗟味之

江惇字思俊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儒玄並綜每以為君
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者也若乃放
達不羈以肆從為貴者非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也乃
著通達崇檢論世咸稱之康帝時徵博士著作郎階
不就

虞預為散騎常侍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以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遍於中國以為過襄周之時

孫盛博學善言明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請浩談論對食奮擲鹿尾毛悉落飢中食冷而復煖者數四至慕志食理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起家著作即謝萬工言論善屬文叙漁文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稽康四隱顯為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体公識遠者則出同歸萬終散騎常侍王坦之為北中郎將有風格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議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無在當而至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言之公道体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系稱功言惠而成名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然之所彼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在於期當匿迹在於違顯而不在於越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代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放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為貴矣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群生豈矯往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垣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亡而廢謙則自代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

者因存黨以致感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
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玄指自顯若尋其未弊無不至豈可以嫌
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諒哉康子及袁宏並無疑難垣之標章摘
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垣之與書贊美之其忠公
慷慨標明賢勝皆此類也

又云坦之主公論論袁宏作論以難之韓伯覽而每其
辭止以為是非既辯誰與正之遂作辨謙以折中

范甯少讀學多所通覽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曰贊甯以為其源
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黃唐緬邈
至道淪醫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義是非成於儒墨平
叔神超懷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類網落周孔之塵網思
蓋軒冕之龍門膏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為罪過桀紂何
哉谷曰予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

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廣伐齊趙王何發茂棄由文
不遵禮度游辟浮說波蕩浮生飾華言以醫實騁繁文以感世
播縉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人義幽淪儒
雅蒙塵禮懷樂隳中原傾覆所古之所謂言偽而辨行僻而堅
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卯於魯太公戮華是於齊豈
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為後世鑒戒耳
豈能迴百姓之視听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梁之傲誕畫
蚘魅以為巧扇無檢以為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傾邦信矣哉
吾固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眾之愆大
也甯崇儒抑俗說皆如此甯位至中書侍郎

張輔為馮翊太守嘗著論云管仲不若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

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玷皆鮑不為又
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
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
述事善足以獎勤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忠流小事亦無取焉
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中臣之道不如三也遷造
劄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既范雎

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薄華靡
敘實錄則隱校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魏帝帝不及劉
備樂毅減於諸葛亮嗣多不載

殷仲堪為荊州刺史時桓互在南郡論四皓來儀漢庭孝惠以
立而惠柔弱呂石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埃塵欲以救彼二家之
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讐必興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
其患素履終吉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其文增仲堪仲堪及
荅之曰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過之時不同所乘之塗必
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惑若夫四方
者養志巖我道高天下秦網雖雲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
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
對孝惠以之復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潘無所容其怨且
爭奪滋生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自沉賢夫
漢以劍起人未知義式遇姦邪特宜以正順為寶天下大器也
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之振策其為一人之廢興
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亦懸殊理

勢不同居何疑之哉又謂諸呂疆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何伏萬端又未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分王弟子有盤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豈瑣瑣之祿產所傾奪之哉四分所預子今益無以辯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源者雖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啟兢津雖未必不妄而其妥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惜也玄屈之

戴逵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道乃著論曰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闕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軀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感其疾若元康之仁可謂好遊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指本徇本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德而折其中角所以為慕者非其所以為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以中和所以亂德放者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為放有疾而為顰者也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致於末偽道家去名歆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理俱虧則柳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矣夫為薄者非二本之失而偽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柰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弊闕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脩苟迷擬之然後勲

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謝其在尺
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王之由若斯塗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
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遯志反為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
誑以為外眩囂華內喪道實以矜尚奪其真主以塵垢翳其天
正貽笑天載可慎歟達微散騎常侍不至

袁豹為劉毅撫軍諮議參軍領記失毅時建議大田豹上議曰
國以民而為本民資食以為天脩其業則教興崇其本則末理
寔為治之要道致化之所階也不執其本則末業滋章肌寒交
湊則廉耻不立當今接為之末直凶荒之餘爭原既開彫薄彌
啟榮利蕩其正性賦歛整其所資良疇無側趾之禍此屋有困
餒之患中間多故日不勝給自倦申却馬甫一二年積弊弊之

黎難用充振實仁懷之所矜恤明教之所妥發也然所業不脩
有自來矣司牧之官員或為業務俗吏庸近猶秉常科依勸督
之故典迷民數之屢變譬猶修堤以防川忘淵丘之改易即膠
柱放昔紘忽宮商之乖調徒有考課之條而無毫分之益不悞
清流在於澄源止輪由乎高門患生於本治之於末故也夫設
位以崇賢疏爵以命士上量能以審官不取人於浮譽則以周
息遊者既歸則南畝闢矣分職以任務置吏以周役職不以無
任立吏不非用少冗散者廢則葉荒壑矣器以應用商矣通則
勤靡麗之巧棄難得之貨則彫偽者賤穀稼重矣耕耨勤悴力
殷收寡工商逸豫用淺利深增賈敗之稅薄疇畝之賦則末之
抑而日峻喜矣居位無義從之徒在野靡井庶之黨給賜非可

恩致力役不入私門則遊食者省而肆勤衆則東作繁矣密勿者甄異怠慢者顯罰明勸課之令峻糾違之官則懶惰無所容力田有所望力者忻而惰者懼則穡人勸矣凡此數事亦務田之端趣也蒞之以清心鎮之以無欲最之以弗倦翼之以廉勤曰計之小成期遠致於慕歲則澆薄自溥心化有漸矣
徐邈安帝時為驍騎將軍懇論議精密時多詬稟之觸類辨釋問則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拘忘於東邈以為太歲之常自是游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為臧体地中也

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二十九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三十

總錄部八十

論議第三

宋鄭鮮之為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兗州刺史滕恬為丁零翟遼所沒屍喪不反恬字美仕官不廢謙者嫌之桓在荊州使群僚博議鮮之議曰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是求心而遺跡二之所乘變通或異故聖人或就跡以助教或因跡以成罪屈申與奪難以等齊舉其所陌皆可略言矣夫逃之乎而伊尹廢君君可協乎而鬻權見善忠可邁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予而等美者不可勝言而欲令百代之下聖典所闕正斯事於一朝豈可易哉然立

言明理以古證今當使厭人情事者或終隱處不闕人事或陞朝理務無譏前哲通勝者則以無譏為證塞勝者則以隱處為美折其中兩則異同之情可見矣然無譏前哲者厭情之謂也若王陵之母見烹於楚不退身窮居終無榮也鮑勛嘗諤魏朝亡身為郊觀其志非貪爵也凡此二賢非勝之喻夫聖人立教猶云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正以事有變通不可守一故耳若滕以此二賢為證則恐人人自賢矣若不可人人自賢何獨許其證譏者兼在於人不但獨證其事漢魏以來記闕其典尋而得者無譏人至乎大晉中朝及中興之後楊臻則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闕人事溫公又見逼於王命瘦左丞則終身不著陝高世遠則為王古軍何驃騎所勒割無有如滕之易者也若以縗麻非為哀之主無所復言矣文皇帝以東閔之後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廢婚宦明此孝子不自通於人倫有失已審其可否矣若其不爾居宗輔物者但當即聖人之教何所復明制於其間哉及至永嘉大亂之後王敦復申東閔之制於中興原此是為國之大計非謂訓範大倫蓋於此也何以言之父讎明不同戴日而為國不可許復讎自以法度情即是東閔永嘉之喻也何妨綜理王務者布衣以處之令明教者自謂世非橫流凡士君子之徒無不可仕之理而雜以情譏謂宜在貶裁耳若多引前事以為通證則孝子可顧法而不復讎矣文皇帝無所立之於東閔王敦無所明之於中興每至斯會輒發之於宰物心不可喻乎且夫求理當先以遠大若滄海橫流家

國同倫其溺若不仕也則仁有餘力人有餘力則國可志乎亡
家可至乎滅當斯時也匹婦猶亡其身况大夫哉既其不然天
下之才所理滕但當盡陟岵之哀擬不仕者之心何為證喻前
人以自通乎且名為大才之假而小才之所榮與假粟常已有
慙德無欣何有情事乎若其不然則子進無欣何足貴於千載
之上耶苟許小才榮其位則滕不當顧常凝以自居乎所謂柳
下惠則可我不可也且有生之所宗者聖人聖人之為教者礼
法即心而言則聖人之法不可改也而秦以郡縣治天下莫之
能便漢文除肉刑莫之能復彼聖人之為法猶見改於後王况
滕賴前人而當必通乎若人皆仕未知斯事可俟後聖與不况
事與不仕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感三年之下見議者弘
通情紀每傍中庸又云若許譏滕則恐亡身致命之下以此不
書何思言之過與夫忠烈之情初無計而後動若計而後動則
懼法以盡命若有不盡則國有常法故古人軍敗於外而家誅
於內苟忠發自內或懼法於外復有踟躕顧望之地耶若有功
不賞有罪不誅致斯喻耳無有名教翼其子弟而當以子無富
不致力於所天則王經忠不能救主孝不顧其親是國家之罪
人而何所而稱乎夫恩宥十世非不隆也功高賞厚非不報也
若國憲無負於滕恬則羨之通塞自是名教之所及豈是勸沮
之乎本議者又以唐虞邈矣孰知所歸言求意將所負者多乎
後漢亂而不亡前史猶謂教公之力魏國將建荀令君正色異
議童昭不得枕蘇則之滕賈充受於辱庾純以此而權天下之

正義終自博而不沒何為發斯嘆哉若以時非上皇便不足復
言多者則夷齊於奭子方亦為四人無所復歷其言矣至於陳
平默順避禍以濟權屈皆是謂生免害非為榮也勝今生無所
衛鞭塞已宜義安在乎昔陳壽在喪使婢藥見責鄉閭阮咸居
哀騎驢偷婢身處王朝豈可以阮獲通於前世便無疑於後乎
且賢聖抑引皆是究其始終定其才行故雖士有驚俗而理必
獲申郊詵葬母後園而身登宦所以免責以其孝也日磾殺兒
無譏以其終也今豈可以二事是孝之所為便可許殺兒葬母
後園乎不可明矣既其不可便當勝之才無所多辯也勝非不
官鄉親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以勝謀能決敵才能周用
此則追縱故人非議所及若是士流故謂宜如此子夏受曾參
之辭可謂善矣而夏無夏之稱也意之所懷都盡於此自明理
緣何多其往復如其折中裁之

何尚之為侍中常人求為吏部尚書嘆曰此敗風俗也官鬻人
人安得鬻官顏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
之所未求子何疑言所與延之論議往返並傳於世

南齊顏歡吳郡鹽官人徵太學博士不就歡以佛道二家並教
既異學者互著夷夏論曰夫辯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
故兩據經句道經云孝子入閨之天竺維衛國王夫人名曰淨
妙學子因其盡寢栗曰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
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偏佛
經云釋迦成佛有塵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為國政道士儒林

之宗出端應本起論之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師有道之士無過
孝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一經所說如
合符契道則佛也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咏光以明近
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知周萬物而不為其
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功不易其事是以端委縉紳諸華之
容翦髮曠衣群夷之服擊鼙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淫之
肅棺槨殯葬中夏之風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行守禮繼善之
教毀良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徃徃是
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鳴在獸而
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
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
舟可涉川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郊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
不全異下於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
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若喪志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
者道也是之可賤者俗也拾華於夷義將安取若以道即道固
符合矣若以俗即俗則大半矣屢見刻舡沙門守株道士交諍
小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為兩或混俗以為一是牽異則爭爭之
由清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
泥洹山化各有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
在名則文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功切法可以進
謙弱賒法可以退夸疆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人非分鹿人
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文則明者獨進

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簡而幽文則妙門難見顯則正
路易遵此二者之辨也聖近無心方圓有軀器既殊用教亦異
施佛是故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之自然高破惡則勇猛
為貴佛跡光大宜以禮物道跡密微利用為已優劣之分大略
在茲夫躡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被佞自相聆解猶虫唯鳥聒
何足述郊歡雖同二法而異黨道教宋司徒哀繫託為道人通
駁之其略曰白日停光常星隱昭誕之應事在老兄似非人開
方炳斯端又老莊周孔有可有可存者依曰未光馮遺法盜生
竊善友以成蠹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為道耳西域之記佛經
之說俗以脉行為禮不慕躡坐為恭道以三繞為處不以踞傲
為肅豈專戎士爰亦茲方褻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
而止今佛法在華業者常安戒善行交蹈者常通文王造周太
伯創吳革化戎夷不因舊俗豈若舟車理無大用佛法重化或
因或革清信之士容依不改息心之人服皂必變本從道不
尊彼俗風俗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風設教其
道心異孔老治世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發軔既殊其歸亦異付
合之唱自由臆說又仙化以變形為上泥洹以陶神為先變形
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洹
之道無死之作幸詭若此何謂其同歡荅曰按道之作者自西
周佛經之來始于東漢牟踰八百代縣數十若謂老雖久而盜
在釋前是呂尚盜陳常之齊劉委竊王莽之漢也經云戎氣疆
獷乃復略人頰車耶又夷俗長跽法與華夷翹左跂右全是躡

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成之於後又舟以濟川車以征陸佛
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耶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耶今華風
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已矣佛道實貴故戎業可遵戎
俗實賤故言臭可弃今諸華士女族弗華而露首編跣濫用夷
禮云於翦落之後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又若觀風流
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淵永不相關
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世有精
麗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
異歸在何許若以翦落為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為異則
倭巫立像以此非所歸在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生有死權便
之說神仙是大化之摠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
二十七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極則入空
叔無為無名若服食如芝延壽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脩考
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仙紹正二教論以為佛明其宗老全其
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華老
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召入圃園衆僧大會竟陵王子良並好
釋法吳回孟景異為道士太子召入圃園衆僧大會子良使景
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立論大略曰
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一之
為妙空玄絕於有景神化瞻於無窮而萬物為無一處而無教
莫之能名疆號為一在佛曰寶相在道曰玄道物之大象即佛
之法身以不守之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大象但有物八萬四千

行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逮於無數行亦逮於無
有等級隨緣隨道歸一歸一曰或向向正即無邪邪觀既遺億
善曰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
遵斯一老什未始於嘗分迷者萬分之而未合億善遍成聖雖
十號千稱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云
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
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為亮楚人亦為乙人自
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顥顥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
同位即之方其旨則別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於虛無當無
二於法性耶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乙耳駟馳佛道無兌未
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復文多不載歡口不

辨善根着筆著三名論甚工鍾會肆本之流也

梁崔靈恩為國子博士先是儒者論天互執論蓋不合於渾論
渾不合於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為一焉

後魏毛循之為全紫光祿大夫位次崔浩之下浩以其中國舊
門雖學不博洽而猶涉獵書傳每期重之與共論說言次遂及
陳壽志見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楊於王庭之言
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循之曰昔在蜀中間長
老言壽曾為諸葛亮門下書佐得罪獲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
變將畧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又有故義過美之
譽業其迹也不為員之非狹恨之矣何以云然夫亮之相劉備
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

與曹氏爭天下委弃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偽連孫氏守貧
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陀爲偶而以為
失實且亮既據蜀恃山險之固不達時宜弗量世力嚴威峻法
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視矯舉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
隴方再攻岐山一攻陳倉踈遲失會催衄而反後入秦州不復
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閉壘堅守以不戰屈之智窮勢盡
憤結攻中發病而死豈今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
循之為浩言為然

高允為中書令兼太常卿侍中書博士素敬與侍郎傅默梁祚
祚論名字貴賤者議紛紛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
陳竒字脩竒河北人也愛翫經典博通墳籍初與河間刑祐同

召赴時秘書濫遊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秘書欲授以史
職後與其論典誥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
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出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
以東耳竒曰易理繇廣庖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以西豈東
姜數姓暨於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葵邨霍魯衛毛聃邨雍曹
滕畢原鄆邨並是姬姓子孔殷宋華向蕭毫皇甫並是子姓苗
裔自餘國隹列皆然因邑因管分枝布葉未知此等諸姓是誰
配屬又檢春秋以陳衛及秦並同水姓齊鄭及宋皆為火姓或
成所出之祖或繁所之屬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裔宮角徵共
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祿命曰謹案史記宋
忠賈誼譏司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

福以盡人則又案王充論所衡云見骨髓而知命祿此即祿命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言尋本非實祿祖以積善餘慶不做建祿之吉積惡餘殃豈非劫殺之災自天無親常與善人禍福之應其猶響故有夏多雖天命勦絕宗景脩德妖孛廢移學也祿在豈侍坐當見王勤優損壽不閏月值空云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曆陽成湖非獨何魁之上蜀郡炎燎豈由災危之下今時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按春秋魯桓公六年七月曾莊公生今檢長曆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士依祿命書法合貧賤又犯狗豕六害背驛馬馬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為人尪弱身胎徃陋今案齊詩譏莊公猗嗟昌兮順而昌兮美目陽兮趨蹌兮唯有上命一條法當常命依檢春秋莊公夢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祿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計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住云因正月生乃名正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背祿法無官爵假得六合奴婢尚少始皇又當破驛馬三刑身尅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絕下為人無始有終吉而彌吉今驗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更彌凶難建命法含長壽計其終時不過五十祿命不驗迴望允哉竒執義不雅每如此類中不竒從

北齊杜弼為衛尉鄉嘗與刑部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為人死還生恐為蛇盡足弼荅曰蓋謂人死歸無非有能生之力然

物之末復何獨致怪邪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畏以將來望
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為法而云以虛
示物以說勸民將固魚復之書有異鑿楹之誥安能北辰降光
謂龍宮韞牘就如所論福可以鑄鑄往楹引獎風教為益之大
莫極於斯此即真教何謂非實邪云死之言漸精神盡也弼曰
此所言斯如射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又云靡
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卉尚德還生含靈之物何妨
再造古云草死猶有種在則復人死亦有識識種不見謂以為
無者神之在形亦自矚雖未之明不能覩雖蔣濟觀眸賢愚可
察鍾生聽曲水山呈狀乃神之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礼鍾
鼓之非樂以此而推義茲見矣邪云季札言無之一言散盡若
復聚而為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鬼氣則無
不之此乃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蛇出穴由其尚有故
無所不之若令無也之將焉適陵有察微之識知其不惰於形
仲尼發習禮之嘆美其斯與形別若許以廓然然則季子不謂
高論執此為無邪云神之在人者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
則神滅弼曰舊學前儒每有斯語群疑衆惑有此起蓋辯之者
者未精思之者不竊有未見可以覆語燭則因煇生光墳大光
亦大人則不係於形形小則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
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瑗神之於形亦猶君之國國實君之
所統君非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邪云拾此得彼生生常
在周孔自應周莊周之鼓缶如桑扈之循竒弼曰共陰而息尚

有將別之悲窮轍以猶亦與中途之嘆况曰連本同氣化生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聖邢云鷹化為鳩鼠變為鴛黃母為鷲皆是生之類類化而相之猶光去此燭復然彼燭弼曰鷹未為鳩鳩則非有鼠既二有何可兩立光此燭則然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形又何惑哉邢云欲使土化為人木生眼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弼曰腐草為螢木老為蠟造化不能誰其然也其後別與刑書曰云夫建言明理宜出正典而違孔背釋燭為君子若不師聖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矣取於適裏何貴於得一逸韻雖高管見未喻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文多不載王紘年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人論掩衣法為當左為當右尚書敬顯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祐祐為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也雄步中原五帝典議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是是非景竒其早惠賜以名馬

唐呂才為太常博士太宗以陰陽書近代以來漸致訛偽穿鑿既甚拘忌亦多隨命才與學者拾餘人共加刊正削其淺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舊書三十七卷十五年書成詔頌之才多以典故質正其理雖為術者所短然頗合經義今略載叙數篇其叙宅經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大壯迨與殷周之際乃有卜宅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食此則卜宅吉凶其來尚矣至於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說言五姓者謂宮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為法正如張王等為商武庚等為羽歆似同頌

相求乃其以柳為宮以趙氏為角又非四所管其間亦有同
是一姓分屬宮商復有復姓數字徵羽不別驗經典本無斯說
陰陽書亦無此語真是野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處唯堪余經黃
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不過姬二也又漢武
故事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日乎旦時生亦當祿亡下法無
官爵雖尚驛馬隔四辰依祿命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驗漢
書武帝即位年始十六末年已後戶口減半祿命不驗三也又
案後魏書云孝文皇帝皆命并驛馬三行皇興元年八月生今
案長曆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皇帝皆命并驛馬三則
身尅驛馬依祿無官爵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
孝文皇帝自受其父顯之禪禮云嗣於位定初於喪踰年之後
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父是三老也孝文受禪異放常禮窮
說天下以是其親而祿去云不合職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案沈
約宋書宋高祖癸亥歲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與命並也當空
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以子法
當年早卒命檢宋書高祖長子兄彼墓弒次子義隆享國多年
高祖又當子祿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邵劉濬
並為篡逆幾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叙喪書曰易云古之葬者
衣之以心不封不樹喪其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
大過禮云喪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見之然孝經卜其宅兆而安
厝之以其復土事畢長為感墓之所窀禮終永作鬼神之宅朝
夕遷變不得豫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先知於地下是以謀

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乎近代
以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
禍及死生平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書一術乃有
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
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
運於上下氣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失之於斯須也至於
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為妖妄傳云亡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
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級庶人逾月而已此
則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同執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
為常式法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喪謂之不懷後期而不
葬譏之殆禮此則喪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
定公不免葬至於戊午襄是禮經善之禮也記云卜葬先遠日
者善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
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
二也禮記又云周尚亦大事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下尚
黑大事用昏時鄭玄注云大事者可謂喪葬也此則真取當伐
所尚不擇時之早晚春秋云鄭鄉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時
於斯墓大夫室當喪路若懷其室即平旦而塋不壞其室即日
中而塋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太子叔曰若至日中而塋又
勞諸侯大夫求會葬者然子產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為諸侯
之選國之大事無過葬喪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
不聞時之得失唯論人事可不曾子聞葬逢日蝕食於路左侍

朋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并是近半夜此則交於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由安葬所置年命延促亦由墳壠所招然今按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太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及於無疆苟德不健則人而無後此則非由安葬吉凶而論福作延促臧孫有後於魯不聞葬得吉日葬傲絕祭祀於荆不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於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兆域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絕或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

稽占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辰三黜士師卜葬一定更不迴改家墓既成曾不更易則因何名位無斲安故知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職皆信葬書巫者詐其吉凶愚者因而徼幸遂使假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茶毒之秋選葬時以歸則祿或云辰日不宜哭而默對賓客受弔問或曰同屬忌於臨曠乃吉服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除有功任地官員外卽有鹿城主簿潘好礼者深墓其為人乃著論曰客有問於主人曰地官徐員外何如也荅曰守道君子也客曰徐公明識誠難為倚也何不稍圓通以協隨時之義而取富貴乎何為

固乎方正乎相時之道幾致死亡者數矣此豈大雅君子全身之義哉荅曰夫隨時相宜而取富貴凡情所曉徐公豈不荅之若徐公者仁人也夫仁人者齊物也此道大矣非常情所知故孔子曰有殺身以成仁無生以害人徐公之不愛死亡固守成節用此道也豈以貴賤死生而易其操履哉問曰仁則信矣忠則如何荅曰豈有人者不忠乎當今帝德文明憂勞庶政思致刑昔以隆中興徐公敵可替否盡忠盡節誠欲戴明主於堯舜之上置蒼生於大道之中事跡顯然有識同悉子何疑而問哉客鄙固陋不開大躰忠則信矣孝則如荅曰豈有忠孝而非孝子也孝經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今徐公之名聞於四海有志之是莫增氣豈真

揚名亦永錫爾類矣禮曰大孝揚名徐公之謂也問曰徐公之道既高矣所謂塹處霜臺即奉天官得失勝諸門以示天下規規然是釣名耳其故何哉主人胡慮而笑久而應之曰子見見培塿未覩太山乎夫天官者奔競既久濫進弘多選司權輕且未能止此弊之甚也徐公既處霜臺以澄清為己任切於救弊急於為善此徐公之情也以為釣名可謂不知言矣客有慚色問曰此人當今可誰比荅曰宇宙至廣人物至多匿跡光者固有之矣僕寧敢厚誣夫天下之士乎若所聞見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問曰何如張釋之荅曰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人此略同耳然而釋之所以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可知矣問曰張公徐公皆是國士皆為斷獄俱守正途事

迹既同有小易答曰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之盜高廟
玉環及謂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
新之運唐朝遺老或有苞藏禍心遂使陶公之壁有所遺矣至
如周興來俊臣者更是堯舜之四凶也俺義隱賊毀信廢忠崇
釋惡言以誣盛德遂使忠臣側目恐死亡無日矣徐公守死善
道深相明白譏陷罔罔救惟網羅此吾子所聞豈不難矣易曰
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政者徐公得之矣客曰若使此人為刑卿
方得展其才用答曰徒見徐公用法平允即位可置司刑僕觀
其人固其士也方寸之地何所不用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
司刑而已哉客曰今日聞吾子議知徐公之令得未可盡言乎
固知君子之道非小人之測也其為當時所稱述者如此

宋昱為中書舍人知銓天寶十載選部選才多濫選入劉迺猷
議於昱曰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哲巍巍唐虞奉以為難
今夫文部既始之以倫材終之以授位是則知人官人斯為重
任者在續臯之衆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主司
獨委一小冢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古今達述
何不謀之甚哉夫判者以狹辭短頤語有定規為休亦猶以一
小致而鼓衆金雖欲為昂為鏞不可得也故曰判之在文至局
促者夫銓者必以崇文魁首媒耀為賢斯又士之醜行君子所
病若引周公尼父於銓庭則雖國書易象之大訓以判体挫之
曾不及徐庾雖有淵默罕言之至德以喋取之曾不若番夫嗚
呼彼干霄之日誠巨樹也當求尺寸之才必後於椽杙龍吟虎

嗚誠希聲，ハ向於頰舌之感，必下於蚌龜。觀察之際，能不悲夫執事慮過龜察，文含雅誥，豈拘以瑣瑣故事，曲折因循，孔誠非堯咨以政事，次徵以文學，退觀其理家進察其臨節，則允鴻深沉之士，亦可以窺其門戶矣。

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三十

夫欲事有進退無容文合難說其
非是亦以政事之變以文學進退
深沈之士亦可以理其詞矣夫

冊府



